



李春平 著

享受权力

一路飙升

我男人是县长

良辰美景奈何天

享受权力

读古长书

圣母



布老虎中篇书系

主编 孟繁华

春风文艺出版社



李春平
著

享受权力

春风文艺出版社

© 李春平 2009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享受权力/李春平著. —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 2009.5
(布老虎中篇小说系/孟繁华主编)
ISBN 978-7-5313-3425-5

I. 享… II. 李… III. 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38597 号

享受权力

责任编辑 韩忠良 张玉虹

责任校对 范丽颖

封面设计 张志伟

版式设计 马寄萍

幅面尺寸 145mm×210mm

字 数 232 千字

印 张 9.125

插 页 2

版 次 2009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5 月第 1 次

出版发行 春风文艺出版社

地 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 编 110003

网 址 www.chinachunfeng.net

购书热线 024-23284402

印 刷 大连天正华延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ISBN 978-7-5313-3425-5

定价:19.00 元

常年法律顾问: 陈光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24-23284391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联系电话: 0411-39511122

目 录

1	一路飙升
51	我男人是县长
95	圣母
138	享受权力
190	良辰美景奈何天
240	读古长书

一路飙升

先说一则与本文无关的逸事。

县长张家权有个习惯，每天晚上下班时喜欢拎一袋垃圾装出门，顺便就扔进垃圾桶里。大年三十，张家权加班很晚，司机在楼下等他，大家都盼着回家吃团年饭。张家权出门时，先把别人送他的一袋礼物拎着，准备带回家去。他想这几天可能不会来办公，又把一袋垃圾也拎出去了。春节期间，夫人打开袋子一看，发现里面全是垃圾，臭不可闻。妻子问他：大过年的，是谁给你送这东西？张家权大吃一惊，原来三十晚上他搞错了，把别人送他的礼物扔进了垃圾桶，却把那袋垃圾当成宝贝拎回了家。

此事传为笑谈。有人开玩笑地对他说：一县之长在除夕夜发生这种事，不是好兆头。张家权说：无稽之谈！

我是县政府秘书。我的任务，除了处理县政府平时的重要文件外，还要编辑《送阅件》。《送阅件》是上面坚决取缔文山会海之后，全县唯一的幸存者。这是个不定期的内部刊物，密级为“秘密”，专门发表内部文章，反映各方面存在的敏感问题。发送



范围是县级五大班子领导参阅，同时上报市政府和市级相关部门。主编是政府办公室主任唐春山，我负责具体工作。发什么文章，基本上就是我说说了算。主任唐春山最后审稿，一般在没有原则问题的情况下，他就签发了。我是办事的，他是把关的。我向主任负责，主任向县长负责，县长向县委负责。一级一级都叫组织，我们共同向组织负责。我们还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千万别出乱子，别闯祸。唐春山给我多次耳提面命说，这是个敏感的内刊，哪天你要是把老天捅了个洞，本官必定将你一顿暴打！

唐主任是开玩笑。老天捅个洞是指捅娄子，一顿暴打是指严厉批评。为了避免一顿暴打，我必须兢兢业业，不断培育和修炼我的职业嗅觉。在我对自己的评判中，我正直，我善良，我没有奴颜婢膝，我没有阳奉阴违，我能够认认真真地做事。我喜欢说真话，我喜欢任何时候都讲真话。可唐春山对我说，讲真话值得鼓励，党员不说真话谁说真话？我们的《送阅件》之所以受到欢迎，就是因为说了真话。可并不是任何时候都可以说真话的。有选择性地说真话，是我们说真话的原则，这样的真话也才会有用处。一个国家干部，你任何时候都说真话，是傻瓜行为，那就没涵养了。涵养是什么？涵养说到底是要把真话藏起来，你能把真话装在肚子里三缄其口，能让真话在肚子里生孩子养孙子长胡子，你的涵养就慢慢有了。你听明白了没有？唐春山问我。我说我明白了。之后，唐春山从抽屉里取出一篇文章递给我说：“拿去看看，能不能用你定，考考你说真话的能力！”

翻开文章，“何建生”三个字像三颗星星一样映入我的脑海。何建生是广播电台的编辑记者。他文章的题目是：《中小学：危房之外的危房调查》。文章针对去年在全县实行的清剿危房大行动而写作的。这篇文章的背景是：去年春天雨季，本县某

小学发生校舍坍塌，造成三名学生死亡，二十多名学生受伤的严重事故，惊动了全省。据说，教育厅厅长当时正在医院打点滴，得到这个不幸的消息后，他流下的眼泪比输液管里的点滴还大。县长张家权和教育局局长分别被给予行政记过处分和免职处分。之后，领导们痛定思痛，迅速采取紧急措施，计划在一年时间内，用一千万元专项资金，全面清剿中小学危房。文章指出，现在这项工作大半年时间过去了，所列的在册危房都进行了全面的改造和翻修，取得了显著效果。而不在册的危房依然存在，隐患依然存在。文章列出了详细的危房清单，并附有部分照片，以证明所言无虚。文章从确保在校学生身心健康和教育事业健康发展的高度进行了阐述，分析指出，对中小学危房的出现要有预见性，由于暴雨、雷击等自然灾害的原因，加之房子总是在使用过程中不断老化，也许昨天是好房，今天就是危房。所以，危房清剿绝不是一劳永逸的事。因此要随时出现，随时解决。一时因为经费问题解决不了的，也要采取紧急措施，以免发生坍塌现象。

我对这篇文章产生了极大兴趣，因为它说了真话，也敢说真话。我对部分文字进行处理后，作为“记者调查”的特稿加上了“编者按”，写下了一段激情飞扬的按语。然后送给了唐春山审阅。两天之后，唐春山把刊物签发了，对我说：“这才是敢说真话的文章。写文章的要胆量，发表文章的更要有胆量。你知道我为什么这样说吗？”

我说我知道，去年小学出事的事，县长和教育局局长都受了处分。教育局长免职了，眼下县长还在风口浪尖上，他最怕的就是安全事故了。所以，这篇文章对县长张家权来说，是一个善意的提醒，可以及时弥补清剿中小学危房工作中的漏洞。反过来说，如果张家权县长不这样理解，认为我们在政府的《送阅件》



上发表这样的文章，会给他惹是生非，会加大他县长的工作压力。要是这样，我这个当秘书的日子难过，唐春山这个当办公室主任的日子更难过了。也就是说，张家权县长的态度如何决定着我们的政治命运。我们肩上扛着一定的政治风险。再反过来看，如果我们看到这篇文章而压着不发，要是张县长知道了，他认为有发表的必要怎么办？那就会说我们胆小怕事，不敢揭露问题，没有年轻干部的锐气。总之，看到这样的文章便是拿到一个烫手的山芋，左右为难。

我把我的分析对唐春山讲了，唐春山说：“你分析得很对。可是，像这种问题，早发现比晚发现好，早说比晚说好。如果我知道了不说，那才是有大问题。我们说了，至少表明了一种态度：政府是敢于正确对待工作中的差错或失误的，是一个对人民负责的政府。他县长脸上也有光彩呀。所以就要发！如果有问题，我一人担当了！”

唐春山这么说，我又明白了，遇到这类棘手的事情，得挑风险最小，价值最大的那条路走。

唐春山又让我给作者打个电话，通知他一下。我回到办公室就给在电台工作的何建生打电话，告诉他，他的调查文章县政府的《送阅件》用了。之后，电话里就传出一个清晰而昂扬的声音：“哈哈，你们真敢用啊。不错不错，你们不做缩头乌龟，让人觉得政府还是有希望的！并不是见了问题就捂盖子的。”

何建生在电话里大发了一通议论，然后说：“下午，我请你和你们唐主任吃饭，我把我们局长凡尘也叫上。好吗？大家认识认识，将来我也好巴结你们这些政府官员，一回生二回熟嘛！哈哈哈哈哈。”

有人请吃我很开心。我明白，何建生请的是唐春山，而不是

我。我只是一个陪衬而已。作陪衬的人是没有架子的，架子一般都在主要客人身上。只要唐春山去，我就去。我处理好一个文件之后，就去告诉唐春山，唐春山说，何建生已经给他打过电话了，正好他老婆今天下乡了，没人做饭呢。真是瞌睡来了有人送枕头。天气冷了，喝点酒暖暖身子也好。唐春山在说这话的时候，脸上洋溢着被人请吃的喜悦。我知道的，对于他们这类部门领导，饭局是司空见惯的，有时也对此事表示反感。但是，有两种时候是不反感的，一是陪上级领导的时候，二是自己老婆不在，吃饭没着落的时候。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唐主任也是必然要去的。这就是：广电局的凡尘局长也要参加何建生的宴请。凡尘是唐春山的高中同学，他们是去年同时任命为单位正职的，两人的名字打在同一份红头文件上。在政治生命上，他们属于同年同月同日生的人。

二

何建生的出现先声夺人。他是大声哼着《郎在对门唱山歌》进门的。何建生穿着宽厚的大衣，进门时卷进来一股凉风，而屋里的暖气却倒灌了出去。在他进门之前，我和唐春山已经提前到达他指定的餐厅包房了。何建生见我们已经入座，顿时眉开眼笑，几步跨进来，一把抓住唐春山，另一只手抓住我，咧嘴笑道：“一看我就知道，肚子大的是唐主任，没有肚子的是丁秘书！”

我说：“我怎么就成了没有肚子的人了？连肚子都没了，我还算人吗？”

何建生连忙说：“不是不是。我表达不准确，我是说你肚子不大。”



我仔细审视着何建生，他给我第一印象就是帅气。大约有一米八的个子，浑身上下都非常结实。去掉大衣之后，身子并不显得单薄，而是更显魁梧和精干了。像我这种身板单薄的人，在他面前就有点自惭形秽了。我感觉有一股来自他体魄的热浪向我袭来，气势逼人。他脸孔的面积很大，给人一种扩张的感觉，好像多占了其他部位的面积。依我对一个人表面的评判，何建生这种人，天生一副官相。块头在那儿去了，气势在那儿去了。这样的人往那儿一坐，就有一副管理者的姿态，适合于坐镇指挥。旧时的山大王和恶霸地主，大都属于他这种长相的人。

何建生说：“凡局长一会儿就来了，我还叫了电视台的一个美女主持人，姜萌萌。”

我问：“就是那个新闻主播？”

何建生说：“是的。”

唐春山滑稽地笑了笑，说：“来个美女，酒都要喝得多些。”

何建生说：“看来美女是道下酒的好菜呀！”

何建生话音刚落，广电局局长凡尘和新闻主播姜萌萌就进了屋。这两个人我们都认识的，只是我跟他们没有深交。走在前面的是姜萌萌，五官轮廓清晰，脸部的每一个线条都长成了美女的样子，绝对是让男人热血贲张的那种。一袭深红的大衣，更是火辣辣的。姜萌萌是学中文的，当初是中学语文老师。平时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县里成立有线电视台时，她就作为播音员调进了广电局。第二年，刚刚跟她结婚两年的丈夫就因车祸去世了，一直单身过着。因为自己条件好，广电局又是比较实惠的单位。姜萌萌虽说不是播音的科班出身，但她善于钻研，她的播音水平提高很快。可别看一个小小的县级电视台，也没有自己的专门频道，只能插播在规定的中央台的频道里，每天的节目也有严格控制，

但因为说的是县上的事，老百姓还偏偏喜欢看。一开播就保持着较高的收视率。后来节目质量慢慢提高了，容量慢慢扩大了，关注本县节目的观众也多了。县有线台的播音员没有评职称的资格，姜萌萌的职称是作为特殊情况，纳入省台播音员评定的。她在本县人气旺盛，观众看新闻是一个方面，看姜萌萌也是一个原因。姜萌萌端庄大方，兰心蕙质，她的出现给县城的人增添了许多自信，他们坚定不移地认为姜萌萌是他们看过的新闻主持人中最漂亮的，比省台的漂亮，比央视的漂亮，而且是“绿色无污染”的。她顺理成章地成了全县人民心中的偶像。省广播电视厅厅长来县里检查工作，见了姜萌萌就大发感慨，说她“比省台的都好”，厅长见到的好女人多，如此夸她，那好的程度就不言而喻了。所以姜萌萌一来，就将我们的目光一网打尽，全部集中在她身上了。

唐春山很羡慕地对凡尘说：“你真幸福啊，才子才女都聚集在你那里了。”凡尘说：“是啊，看上去妻妾成群的样子。其实一个都不是我的。”姜萌萌只是静静地听着他们说笑，也不搭理他们。何建生说：“凡局长你可别这样说，我要是个女的，一定会喜欢你的。非把你勾引到手不可！”凡尘对何建生说：“小何，你可别这样说，你要是个女人，一米八几的个子，只怕嫁不出去呢！你这么高，我敢要？”何建生说：“如果我是女人，就不会长这么高了。”何建生说着，拍拍旁边的姜萌萌，说：“长成她这样。长得让全县人民流口水！”姜萌萌瞪他一眼，侧身打了何建生一巴掌，说：“何建生，你就没别的话说了？”何建生就嬉皮笑脸地直乐，然后对服务员说：“快点上菜吧！”

一会儿就开始上菜了。是何建生弟弟的作品。他弟弟何建民是职业技术学校首届烹饪班毕业生，这一桌是他的个人主题作品



展。主题是“山乡冬韵”。作品装在精美的盘子里，被服务员们托在掌心里端进来，它们在寒冷的冬天里散发着浓厚的香味和浓浓的雾气。何建生说：“请大家尝尝啊，全是我弟弟掌勺的。这些作品是创新型的，以前在本地没有这样做过。你们吃了有什么意见，请提出来，他还要进一步修改完善。今后，他就靠这些作品，出门混口饭吃。”

除了一人一个小鳖之外，没有任何山珍海味，全是本地家常菜。但由于烧法不同，资源配置不同，使这些作品显得精致可口，紧扣主题，各具特色。大家赞不绝口。一会儿，作品的创作者何建民来了，给我们一一敬酒。出人意料的是，这个何建民比他哥哥何建生要矮小得多，只有一米六几。模样也比何建生差多了。看上去不像是弟兄。喝酒的时候，何建生对唐春山说：“我弟弟有大专文凭，是在读技校时取得的。你们谁要是看上他了，就把他要去。不然，他过几天就带着这身手艺到外面讨生活去了！”

广电局局长凡尘说：“唐主任，你可以把他弄到政府机关食堂呀！”

凡尘突然这样说了，唐春山也不好拒绝。只好说：“行啊。只是我们那里不是经营性的，工资低，他愿意去吗？”

何建生显然是个善于抓住机遇的人，马上说：“工资低没什么，年轻人嘛，挣钱也不是唯一的目标。你唐主任要答应的话，那就一言为定。可以吗？”

唐春山说：“可以。进个工人，我还是能做主的。”

何建生对弟弟说：“你还不快给唐主任敬酒！”

何建民显出几分腼腆，开始了他的敬酒工作。敬酒从唐春山开始，再凡尘，再我，敬到姜萌萌的时候，何建民的目光盯着姜萌萌的脸就不动了，一副如醉如痴的样子。何建生发现弟弟见到

漂亮女人有点失态，便叫道：“敬酒呀！愣着干什么？”何建民这才如梦初醒地敬了酒。何建生看了看姜萌萌的杯子，说：“到底是党风好转了，美女喝酒也不营私舞弊了。”

这天何建生的请客取得了两个实质性的效果：一是认识了政府办公室主任唐春山和政府秘书我。认识我算不了什么，唐主任却是县里的重要人物。二是顺便解决了弟弟何建民的就业问题。据我所知，要在县政府机关食堂里安排一个厨师，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不是一件容易事。可何建生偏偏就有这种能耐，没花一点求人办事的工夫，就巧妙地把弟弟安排进来了，而且在笑谈中说定就定了。

三

何建生的文章《中小学：危房之外的危房调查》是在第五天发表出来的，是当期《送阅件》中最醒目的一篇。它的影响让我们喜出望外。县长张家权在文章上方的空白处作了重要批示：“这是一篇很好的文章，直击了我们在清剿中小学危房工作中的薄弱环节。危房不除，师生不安。隐患不除，工作不实。请教育局速派专人调查，拿出积极稳妥的改造方案。有关情况上政府常务会进行专题研究。”

有意思的是，县委书记，常务副书记，主管教育的常务副县长都相继作了类似的批示，他们在充分肯定这篇文章的同时，把中小学危房改造工作中的漏洞提高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换句话说，何建生的文章不仅是引起了县长的重视，而是引起了县委县政府领导集团的重视。教育局局长在接到《送阅件》的当天就召开了局长办公会，大家像热锅上的蚂蚁，寻找着对策和出口。



唐春山让我把文章的影响告诉给何建生本人。何建生在电话中说：“要当一个得力的记者，就必须要有得力的文章！上面重视了，我当然高兴。他们不重视，也在情理之中。我只不过是做了一个记者该做的事。”

说实话，我不喜欢听何建生说的这种冠冕堂皇的话，一听就是那种马列主义者的口气。广播电台有五名记者，只知道何建生是最后进去的一个，他是中等师范学校毕业后分配进来的。其他几个记者我都认识的，他们的文字水平可能都在何建生之上。有一年，因为编辑部主任采写了一篇小学教师长期调戏女生的案子，教育局找广播局的麻烦，一直闹到县委书记那里，称不该公开报道这样的事情，编辑部主任本来是广电局副局长人选，马上就要任命了，却为这事写了检查，不仅没有提拔成，连原先的职务也免除了。杀了一只鸡，所有的猴子都胆怯了。何建生年轻气盛，而且做得高明，他并没有把他的调查在电台里播出，也没交给报纸发表，而是寄给了政府首脑机关的《送阅件》。从某种意义上讲，何建生转移了风险，让我和唐春山两个责任人承担了。因为有问题也是我们的问题，与作者本人的关系就不大了。反过来看，何建生也把风险背后可能带来的正面影响提升到了最大限度，因为如果县上领导对他的调查报告予以肯定，成绩当然就是他何建生的。我想，这便是何建生聪明的地方了。

何建生火起来了。县委县政府的领导都知道有个何建生了，他从一个没名气的小记者变成了个有名气的小记者。领导们不是赞赏他的文采，而是欣赏他的活力锐气和新闻嗅觉，欣赏他敢于冲着县长的面直奔而来的勇气。那些天何建生频繁地跑到政府办公室来，在唐春山那里进进出出，一副踌躇满志的样子。至于他们聊什么我不知道，但那天何建生来到我办公的秘书室小坐片

刻，很诚恳地对我说：“丁秘书，我弟弟在你们这里上班了，尽管是个做饭的，也请你多多关照啊！”我笑了笑说：“我能关照什么？他做的饭好吃，我就多吃些。”何建生说：“呵呵，多吃就是最大的支持了！”

之后，何建生又跟其他秘书打了相似的招呼。至少有两点是可以判断出来的，第一，何建生跟他弟弟感情很深，很关心弟弟，也很看重弟弟的这份工作。第二，何建生是个很会来事的人，他知道弟弟要来政府食堂做饭了，方方面面打个招呼很重要。食堂是后勤股管的事，与秘书室无关。大家都是政府公务员，也许他们并不在乎一个做饭的，甚至有的永远不可能跟一个做饭的打交道，可何建生却把工作做得纹丝不爽，滴水不漏。当晚还摆了四桌，请秘书室和后勤股的所有干部吃了一顿酒。

于是我也就纳闷了：何建民不就是政府机关食堂一个普通的厨师吗，干吗要搞得比国家干部上任时还隆重？

可以感觉出来，何建生这小子是个人物。

四

在行政机关工作，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某人不认识的时候，即使从对面走来，你也不知道他是谁。一旦认识了，不是常常碰到，便是经常听到关于他的各种消息。我和何建生就是这样。

但我无论如何没想到的是，何建生在广电局居然是个不受欢迎的人。似乎不仅仅是不受欢迎，而是人人讨厌他。我不明白，一个模样帅气的年轻人，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好坏也算个小记者，怎么会让人人讨厌呢？人们讨厌他什么？据说是讨厌他不说不人话，讨厌他自私。何建生平时说话大口大气的，一副官腔，一



副马列主义者的样子。比如他早晨看见局里的路灯没关，他会说：“国家电力供应紧张啊，浪费不起啊！”你伸手关了不就得了，怎么一说就上升到国家电力紧张的高度了？同事跟他拉家常，说小孩不想做作业，何建生说：“你们没有好好培养孩子的人生目标啊！孩子的习惯是从小养成的。”不就是孩子贪玩嘛，干吗扯到人生目标上了？人家就说了，清华大学一位副校长是我们这里的人，他小时候一直贪玩呢。此外，同事们还说 he 自私，贪小。据说他跟同事下乡采访，农民给他们玉米棒子，每人十根，大小不一，可何建生就要挑大的拿。类似的事情出现多了，大家就不喜欢了。同事们也不理解，相貌堂堂的何建生怎么会是鸡肠小肚的人呢？因此，平时在外面，谁说到何建生其人，同事们要么不说话，要么就摇头。感觉吃不消他。

何建生是结婚两年就离异的。妻子是小学教师，风传她跟小学校长有染，何建生也知道一些风声，两口子也为此发生过不少争执。有一次，妻子出外开会，何建生以为是借口跟校长幽会。何建生在头天晚上，就把妻子备好的红裤头上涂上了四川辣椒粉，他想“辣辣妻子的激情”。谁知那天出门，妻子并没穿那条裤头，倒是在第三天穿着它搞观摩教学去了。那天台下坐着许多老师和学生，学校领导和教研室的领导也坐在教室，观摩他妻子的教学情况。妻子在台上讲着讲着就感觉不对劲了，只觉得下面火辣辣的痒痒，挠也不是，不挠也不是。好不容易坚持到下课后，也来不及听老师们的评议了，蹿出教室就一阵风跑回家，进行紧急处理。她终于从红色的粉末上找到了原因，是辣椒粉。于是就来到广播局，找到当时主持工作的副局长凡尘，愤怒声讨何建生的所作所为。凡尘就把何建生叫来核实，何建生也没有抵赖，两口子就在局长办公室大吵起来。凡尘批评何建生说：“建生

啊，你知道吗，你这把辣椒粉一撒，就伤了天下所有女人的心啊！”

不出一个月，妻子就与何建生离婚了。

何建生离婚后，就把目光盯在出车祸死了丈夫的主播姜萌萌身上。两人从相貌上还是相配的，可姜萌萌看不起他，根本就没有那个意思。只是何建生一相情愿地追求了一段时间，发现没有进展，也不追了。接着他发现了新的动向，姜萌萌时常到局长凡尘办公室去坐坐，有时两人还谈笑风生的。何建生发现两次就觉得暧昧了。县里的局长们找情人的不足为奇，姜萌萌是美女寡妇，凡尘是一局之长，两人正好一对。平时，局里或局外有人请客，请了凡尘的话，何建生就要提醒他们：“光请凡局长怎么行？把姜萌萌也请上呀。”或者有人请姜萌萌吃饭，何建生便会说：“不能只请姜萌萌，凡局长也要请上呀。”至于别人问为什么，何建生不会明说，只说平时大家都是在在一起的，是好同事，好朋友。他不把话说明，留下半句让别人猜测去。所以，何建生请我和唐春山吃饭那次，把凡尘叫上，自然就把姜萌萌也叫上了。他甚至在创造条件，让他们公开露面。

对于何建生的这些歪歪心思，局长凡尘是心知肚明的，只是假装糊涂罢了。我在认识何建生以前并不知道这些，只是后来凡尘跟他同学唐春山说了，唐春山告诉我的。唐春山说何建生这人不得道，他的种种做法都让人费解。这下我才知道，一表人才的何建生在局里的影响并不好，从领导到同志别人对他的看法都很多的。我知道了这些事之后，对他的印象自然也好不到哪里去。这种人，你还真说不上他究竟有多少错误，犯了哪条哪款，问题是常常弄得大家不舒服。就像怀疑自己吃进了什么脏东西，你说不清具体是什么，却总让你觉得胃里有秽物，心中忐忑。

在一个单位，如果大家都不喜欢这个人，那么这个人的形象